

史論奇鈔

二卷

413
600

35

30

25

20

15

10

13
600
2

唐宋名家歷代史論奇鈔卷之二

嚳妃論

藕洵

史記載帝嚳

黃帝曾孫
堯之父

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

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為商始祖姜嫄
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為周始祖其祖商
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不亦甚乎商周
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祿以能久其社稷而
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聖人而有異於衆庶也
吾以為天地必將儲陰陽之和積元氣之英以生之
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

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迹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
 忻然踐之何姜嫫之不自愛也又謂行浴出野而遇
 之是以簡狄姜嫫為潘洸無法度之甚者帝嘗之妃
 稷契之母不如是也雖然史遷之意必以詩有天命
 亂鳥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時惟姜嫫生民如何克禋
 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載震載夙載
 生載育時惟后稷而言之吁此又遷求詩之過也毛
 公名長之傳詩也以亂鳥降為祀郊禘之候履帝武為
 從高辛之行及鄭名玄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
 時未始有遷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

於信遷矣故天下皆曰聖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
 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夏之衰二龍戲於庭藏其珠
 至周而發之化為龍以生褒姒以滅周周幽王寵褒姒廢申后及
太子申侯怒與犬戎攻幽王殺之驪山下使簡狄而吞卵姜嫫而踐跡則
 其生子當如褒姒以妖惑天下奈何其有稷契也或
 曰然則稷何以棄姜嫫踐巨人蹟如孕者期而曰稷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
 之生也無畜無害或者姜嫫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
 生驚姜氏姜氏惡之鄭武公夫人姜氏寤寤而惡之事固
 有然者也吾非惡夫異也惡夫惡之以不祥誣聖人
 也棄之而牛羊避遷之而飛鳥覆牛羊飛鳥覆為避姜嫫以為神收

養之初欲并之因各曰并吾豈惡之哉楚子文之生也虎乳之謂乳殼謂虎於菟故命曰鬪穀於菟吾固不惡夫異也

對禹問

禹傳天下於子孟子言之甚詳大抵孟子主天命而言之退之以人事言之其致一也

韓愈

或問曰堯舜傳諸賢禹傳諸子信乎曰然然則禹之賢不及於堯與舜也歟曰不然堯舜之傳賢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傳子也憂後世爭之之亂也堯舜之利民也大禹之慮民也深曰然則堯舜何以不憂後世曰舜如堯堯傳之禹如舜舜傳之得其人而

傳之堯舜也無其人慮其患而不傳者禹也舜不能以傳禹堯為不知人禹不能以傳子舜為不知人堯以傳舜為憂後世禹以傳子為憂後世曰禹之慮也則深矣傳之子而當不淑則奈何曰時益以難理傳之人則爭未前定也傳之子則不爭前定也前定雖不當賢猶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賢則爭且亂天之生大聖也不數其生太惡也亦不數傳諸人得大聖然後人莫敢爭傳諸子得太惡然後人受其亂禹之後四百年然後得桀亦四百年然後得湯與伊尹湯與伊尹不可待而傳也與其傳不得聖人而爭且

亂孰若傳諸子雖不得賢猶可守法曰孟子之所謂
天與賢則與賢天與子則與子者何也曰孟子之心
以為聖人不苟私於其子以害天下求其說而不得
從而為之辭

伊尹論

蘓軾

辨天下之大事者有天下之大節者也立天下之大
節者狹天下者也夫以天下之大而不足以動其心
則天下之大節有不足立而大事有不足辨者矣今
夫匹夫匹婦皆知潔廉忠信之為美也使其果潔廉
而忠信則其智慮未始不如王公大人之能也唯其

所爭者止於簞食豆羹而簞食豆羹足以動其心則
宜其智慮之不出乎此也簞食豆羹非其道不取則
一卿之人莫敢以不正犯之矣一卿之人莫敢以不
正犯之而不能辨一卿之事者未之有也推此而上
其不取者愈大則其所辨者愈遠矣讓天下與讓簞
食豆羹無以異也治天下與治一卿亦無以異也然
而不能者有所蔽也天下之富是簞食豆羹之積也
天下之大是一卿之推也非千金之子不能運千金
之資販夫販婦得一金而不知其所措非智不若所
居之卑也孟子曰伊尹耕于有莘之野非其道也非

其義也雖祿之以天下弗受也夫天下不能動其心
是故其才全以其全才而制天下是故臨大事而不
亂古之君子必有高世之行非苟求為異而已卿相
之位千金之富有所以自廣其心使窮達利
害不能為之芥蒂以全其才而欲有所為耳後之君
子蓋亦嘗有其志矣得失亂其中而榮辱奪其外是
以役役至于老死而不暇亦足悲矣孔子叙書至于
舜禹皋陶相讓之際蓋未嘗不叹息也夫以朝廷之
尊而行匹夫之讓孔子安取哉取其不汲汲於富貴
有以大服天下之心焉耳夫太甲之廢天下未嘗有

是而伊尹始行之

太甲湯之子即位不明伊尹放諸
桐宮自攝政太甲悔過改行伊尹

彼天下不以為驚以臣放君天下不以為僭既放而
復立太甲不以為專何則其素所不屑者足以取信
于天下也彼其視天下眴然不足以動其心而豈忍
以廢放其君求利也哉後之君子踏常而習故惴惴
焉懼不免於天下為希闊之行則天下羣起而誦
之不知求其素而以為古今之變時有所不可者亦
已過矣夫

三宗論

接殷中宗高宗祖甲三
君叙歷代人事壽夭

蕪轍

黃帝堯舜壽皆百年享國皆數十年周公作無逸言
商中宗享國七十五年高宗五十九年祖甲三十三
年文王受命申身享國五十年自漢以來賢君在位
之久皆不及此西漢文帝二十三年景帝十六年昭
帝十二年東漢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二
年唐太宗二十三年此皆近世之明主然與無逸所
謂不知稼穡之艱難不聞小人之勞惟耽樂之從或
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者無以大相過
也至其享國長久如秦始皇帝漢武帝梁武帝隋文
帝唐玄宗皆以臨御久遠循致大亂或以失國或僅

能免其身其故何也人君之富其倍於人者千萬也
膳服之厚聲色之靡所以賊其躬者多矣朝夕於其
間而無以御之至於夭死者勢也幸而壽考用物多
而害民久矜已自聖輕蔑臣下至於失國宜矣古之
賢君必志於學達性命之本而知道德之貴其視子
女玉帛與糞土無異其所以自養乃與山林學道者
比是以久於其位而無害也傳說之詔高宗曰王人
求多聞時惟建事學于古訓乃有獲事不師古以克
永世匪說攸聞惟學遜志務時敏厥修乃來允懷于
茲道積于厥躬惟敬學半念終始典于學厥德修罔

覺監于先王成憲其永無愆嗚呼傳說其知此矣

武王論

蕪軾

武王克殷以殷遺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使其弟管叔
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武王崩祿父與管蔡作亂成
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子於宋蕪子曰武王非聖人
也昔者孔子益罪湯武顧自以為殷之子孫而周人
也故不敢然數致意焉曰大哉巍巍乎堯舜也禹吾
無間然其不足於湯武也亦明矣曰武盡義矣未盡
善也又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周之德其可
謂至德也已矣伯夷叔齊之於武王也益謂之弑君

至耻之不食其粟而孔子予之其罪武王也甚矣此
孔氏之家法也世之君子苟自孔氏必守此法國之
存亡民之死生將於是在其孰敢不嚴而孟軻始
亂之曰吾聞武王誅獨夫紂未聞弑君也自是學者
以湯武為聖人之正若當然者皆孔氏之罪人也使
當時有良史如董狐周史官者南巢之事湯放桀必以
叛書牧野之事武王克殷必以弑書而湯武仁人也
必將為法受惡周公作無逸曰殷王中宗及高宗及
祖甲及我周文王茲四人迪哲上不及湯下不及武
王亦以是哉文王之時諸侯不求而自至是以受命

稱王行天子之事周之王不王不計紂之存亡也使
文王在必不伐紂紂不見伐而以考也終或死於亂
殷人立君以事周命為二王後以祀殷君臣之道豈
不兩全也哉武王觀兵於孟津而歸紂若不改過則
殷人改立君武王之待殷亦若是而已矣天下無主
有聖人者出而天下歸之聖人所不得辭也而以兵
取之而放之而殺之可乎漢末大亂豪傑並起
荀文若名或聖人之徒也以爲非曹操莫與定海內
故起而佐之所以與操謀者皆王者之事文若豈敢
操反者哉以仁義救天下天下既平神器自至將不

得已而受之不至不取也此文王之道文若之心也

及操謀九錫大輅戎輅各一玄牡二駟衮冕之服赤

錫納陛以登虎賁三百人鈇鉞各一彤弓一彤矢百

則文若死之董昭議以曹丞相宜進爵國公九錫

者以其才似張子房而道似伯夷也殺其父封其子

其子非人也則可使其子而果人也則必死之楚人

將殺令尹子南子南之子棄疾爲王馭士王泣而告

之既而殺子南其徒日行乎日吾與殺吾父行將焉

史記高祖本紀
入然則臣王乎曰棄父事讐吾弗忍也遂縊而死武
王親以黃鉞斬紂使武庚受封而不叛豈彼人也哉
故武庚之必叛不待智者而後知也武王之封武庚
蓋亦不得已焉耳殷有天下六百年賢聖之君六七
作紂雖無道其故家遺俗未盡滅也三分天下有其
二殷不伐周而周伐之誅其君夷其社稷諸侯必有
不悅者故封武庚以慰之此豈武王之意哉故曰武
王非聖人也
茅坤曰子瞻之論武王雖非天下萬世
之公而其援孔子之所與以見其所欲
罪援書之所及以見其所不及又以春秋所書趙盾
者以案武王亦成一家縱橫之言獨其所稱荀文若
一節似迂且僻矣文若佐操只是挾天子以令諸侯
何得稱王者之事操之篡漢固其始事本謀何得直

進之以
謀九錫

周公論

王安石

甚哉荀卿之好妄也載周公之言曰吾所執贄而見
者十人還贄而相見者三十人貌執者百有餘人欲
言而請畢事十有餘人是誠周公之所為則何周公
之小也夫聖人為政於天下也初若無為於天下而
天下卒以無所不治者其法誠修也故三代之制立
庠於黨立序於遂立學於國而盡其道以為養賢教
士之法是士之賢雖未及用而固無不見尊養者矣
此則周公待士之道也誠若荀卿之言則春申孟嘗

皆好客食客常數千人

之行亂世之事也豈足為周公乎且聖

世之事各有其業講道習藝惠日之不足豈暇遊公

卿之門哉彼遊公卿之門求公卿之禮者皆戰國之

奸民而毛遂趙人與平侯嬴魏監門與公子無之徒

也荀卿生於亂世不能考論先王之法著之天下而

惑於亂世之俗遂以為聖世之事亦若是而已亦已

過也且周公之所禮者大賢與則周公豈唯執贄見

之而已固當薦之天子而共天位也如其不賢不足

與共天位則周公如何其與之為禮也子產聽鄭國

之政以其乘輿濟人於溱洧孟子曰惠而不知為政

蓋君子之為政立善法於天下則天下治立善法於

一國則一國治如其不能立法而欲人人悅之則日

亦不足矣使周公知為政則宜立學校之法於天下

矣不知立學校而徒能勞身以待天下之士則不唯

力有所不足而勢亦有所不得也或曰仰祿之士猶

可驕正身之士不可驕也夫君子之不驕雖閭室不

敢自慢豈為其人之仰祿而可以驕乎嗚呼所謂君

子者貴其能不易乎世也荀卿生於亂世而遂以亂

世之事量聖人後世之士尊荀卿以為大儒而繼孟

子者吾不信矣

周公論

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攝政管叔蔡叔流言曰公將不利於孺子孺稚也謂成王乃與武庚作亂周公東征誅武庚管叔放蔡叔成王長周公歸政

蘓軾

論周公者多異說何也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幸宜乎說者之異也凡周公之所為亦不得已而已矣若得已而不已則周公安得而為之成王幼不能為政周公執其權以王命賞罰天下是周公不得已者如此而已今儒者曰周公踐天子之位稱王而朝諸侯則是豈不可以已耶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又曰召公為保周公為師相成王為左

右召公不說又曰周公曰王若曰則是周公未嘗踐天子之位而稱王也周公稱王則成王宜何稱將亦稱王耶將不稱耶不稱則是廢也稱王則是二主也而周公何以安之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儒者之患患在於名實之不正故亦有以文王為稱王者是以聖人為後世之僭君急於為王者耶天下雖亂有王者在而已自王雖聖人不能以服天下昔高帝擊滅項籍統四海諸侯大臣相率而帝之然且辭以不德惟陳勝吳廣乃置置乎急於自王而謂文王亦為之耶武王伐商師渡孟津會於牧野其所以稱先君之

命命於諸侯者益猶曰文考而已至於武成既以柴
 望告天百工奔走受命于周而後稱曰我文考文主
 克成厥勳由此觀之則是武王不敢一日妄尊其先
 君而况於文王之自王乎詩曰虞芮質厥成文王
 厥生是亦追稱而已矣史記曰姬乎采芑歸乎田成
 子齊人歌以刺國政將歸陳氏成子田常謚夫田常之時安知其為成子
 而稱之故凡以文王周公為稱王者皆過也是資後
 世之篡君而為之藉也陳賈問於孟子曰周公使管
 蔡監商管蔡以商叛知而使之是不仁不知是不智
 孟子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過不亦宜乎從

孟子之說則是周公未免於有過也夫管蔡之叛非
 逆也是其智不足以深知周公而已矣周公之誅非
 疾之也其勢不得不誅也故管蔡非所謂大惡也兄
 弟之親而非有大惡則其道不得不封管蔡之封在
 武王之世也武王之世未知有周公成王之事周公相成王
 王攝政苟無周公成王之事則管蔡何從而叛周公
 何從而誅之故曰周公居禮之變而處聖人之不業
 也

周公論

蘓轍

伊尹既立太甲不明而放諸桐天下不以為不義武

史記論衡卷之三

王既沒成王幼周公攝天子之位朝諸侯於明堂而
召公不悅管叔蔡叔咸叛天下幾至於不可救二者
其故何也太甲既立矣而不足以治天下則夫伊尹
猶有以辭於後世也蓋周公之事其迹無以異於伊
尹然天下之人舉皆疑而不信此無足怪也何者天
下未知夫成王之不明而周公攝則是周公未有以
服天下之心而彊攝焉以為之上也且夫伊尹之攝
其事有不得已而然耳太甲雖廢而伊尹未敢有所
復立以召天下之亂故寧以已攝焉而待夫太甲之
自悔是以天下無疑乎其心今夫周公之際其勢未

至於不得已也使成王拱手以居天下之上而周公
為之位以成王名號於天下而輔之以周公此所謂
其勢之未至於不得已者矣而周公不居則夫天下
之謗是周公之所自取也然愚以為不然揆天子以
令天下此諸葛孔明之事耳而周公豈不足以知之
蓋夫人臣惟無執天子之權人臣而執天子之權則
必有忠於其心而後可以自免於難何者人臣而用
天子之事此天子之所忌也以一人之身上為天子
之所忌而下為左右之大臣從而媒孽其短此古之
忠臣所以盡心而不免於禍而世之英雄之士所以

動其無君之心而不顧者也使成王用事於天下而周公制其子奪之柄則愚恐成王有所不平於其心而管蔡之徒乘其隙而間之以至於亂也使成王有天子之虛名而不得制天下之政則愚恐周公有所不忍於其中赧然其有不安之心也是以寧取而攝之使成王無與乎其間以破天下讒慝之謀而絕其爭權之心是以其後雖有管蔡之憂而天下不搖使其當時列於羣臣之間方其危疑擾攘而未決也則愚恐周公之禍非居東之所能免而管蔡得志於天下成王將遂不立也嗚呼其思之遠哉

桐葉封弟辨

周成王戲削桐葉為珪以與叔虞曰以此封若史佚因請擇日立之成王曰吾戲耳史佚曰天子無戲言遂封叔虞於唐若周公入賀史不之見特於劉柳宗元

古之傳者有言成王以桐葉與小弱弟唐叔虞戲曰以封汝周公入賀王曰戲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戲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當封耶周公宜以時言於王不待其戲而賀以成之也不當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戲以地與人與小弱者為之主其得為聖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從而成之耶設有不幸王以桐葉戲婦寺亦將舉而從之乎凡

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設未得其當雖十易之不為病要於其當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戲乎若戲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過也吾意周公輔成王宜以道從容優樂要歸之太中而已必不逢其失而為之辭又不當束縛之馳驟之使若牛馬然急則敗矣且家人父子尚不能以此自克况號為君臣者耶是直小丈夫缺缺者之事非周公所宜用故不可信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史佚周武王時大史尹佚

伯夷頌夷齊諫武王伐紂不聽餓死首陽山 韓愈

士之特立獨行適於義而已不顧人之是非皆豪傑

之士信道篤而自知名者也一家非之力行而不惑一國一州非之力行而不惑者蓋天下一人而已矣若至於舉世非之力行而不惑者則千百年乃一人而已耳若伯夷者窮天地且萬世而不顧者也昭乎日月不足為明萃乎泰山不足為高巍乎天地不足為容也當殷之亡周之興微子賢也抱祭器而去之武王克殷微子持祭器造周軍門膝行而前以告武王釋復其位 武王周公聖也從天下之賢士與天下之諸侯而往攻之未嘗聞有非之者也彼伯夷叔齊者乃獨以為不可敗既滅矣天下宗周彼一子乃獨耻食其粟餓死而不顧歸是而

言夫豈有求而為哉信道篤而自知名也今世之所
謂士者一凡人譽之則自以為有餘一凡人沮之則
自以為不足彼獨非聖人王武而自是如此夫聖人乃
萬世之標準也余故曰若伯夷者特立獨行窮天地
亘萬世而不顧者也雖然微一子亂臣賊子接迹於
後世矣

伯夷論

王安石

事有出於千世之前聖賢辨之甚詳而明然後世不
深考之因以偏見獨識遂以為說既失其本而學士
大夫共守之不為變者蓋有之矣伯夷是已夫伯夷

古之論有孔子孟子焉以孔孟之可信而又辨之反
復不一是愈益可信也孔子曰不念舊惡求仁而得
仁餓於首陽之下逸民也孟子曰伯夷非其君不事
不立惡人之朝避紂居北海之濱目不視惡色不事
不肖百世之師也故孔孟皆以伯夷遭紂之惡不念
以怨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餓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
下之清而號為聖人耳然則司馬遷以為武王伐紂
伯夷叩馬而諫天下宗周而耻之義不食周粟而為
采薇之歌登彼西山兮采其薇矣以暴易暴兮不知
其非矣神農虞夏忽焉沒兮我安適歸矣
于嗟徂兮命之衰矣韓子因之亦為之頌以為微二子亂臣賊

子接迹於後世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紂以不仁殘天下天下孰不病紂而尤者伯夷也嘗與太公聞西伯善養老則往歸焉當是之時欲夷紂者二人之心豈有異邪及武王一奮太公懼之遂出元元於塗炭之中伯夷乃不與何哉蓋二老所謂天下之大老行年八十餘而春秋固已高矣自海濱而趨文王之都計亦數千里之遠文王之興以至武王之世歲亦不下十數豈伯夷欲歸西伯而志不遂乃死於北海邪抑來而死於道路邪抑其至文王之都而不足以及武王之世而死邪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

也且武王倡大義於天下太公相而成之而獨以為非豈伯夷乎天下之道二仁與不仁也紂之為君不仁也武王之為君仁也伯夷固不事不仁之紂以待仁而後出武王之仁焉又不事之則伯夷何處乎余故曰聖賢辨之甚明而後世偏見獨識者之失其本也嗚呼使伯夷之不死以及武王之時其烈豈獨太公哉

三聖人論

王安石

孟子曰可欲之謂善有諸己之謂信充實之謂義充實而有光輝之謂大大而化之之謂聖聖之為名道

之極德之至也非禮勿動非禮勿言非禮勿視非禮勿聽此大賢者之事也賢者之事如此則可謂備矣而猶未足以鑽聖人之堅仰聖人之高以聖人觀之猶太山之於岡陵河海之於陂澤然則聖人之事可知其大矣易曰與天地合其德與日月合其明與鬼神合其吉凶此蓋聖人之事也德苟不足以合於天地明苟不足以合於日月吉凶苟不足以合於鬼神則非所謂聖人矣孟子論伯夷伊尹柳下惠皆曰聖人也而又曰伯夷隘柳下惠不恭隘與不恭君子不由也夫動言視聽苟有不合於禮者則不足以為大

賢人而聖人之名非大賢人之所得擬也豈隘與不恭者所得僭哉蓋聞聖人之言行不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昔者伊尹制其行於天下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進亂亦進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伊尹之心者由是多進而寡退苟得而害義此其流風末俗之弊也聖人患其弊於是伯夷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治則進亂則退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伯夷之心者由是多退而寡進過廉而後刻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聖人又患其弊於是柳下惠出而矯之制其行於天下曰不羞污

君不辭小官遺佚而不怨，厄窮而不憫，而後世之士多不能求柳下惠之心者，由是多汚而寡潔，惡異而尚同，此其流風末世之弊也。此三人者，因時之偏而救之，非天下之中道也。故久必弊，至孔子之時，三聖人之弊各極於天下矣。故孔子集其行而制成法於天下，曰：可以速則速，可以久則久，可以仕則仕，可以處則處。然後聖人之道大具，而無一偏之弊矣。其所以大具而無弊者，豈孔子一人之力哉？四人者相為終始也。故伯夷不清不足以救伊尹之弊，柳下惠不和不足以救伯夷之弊，聖人之所以能大過人者，蓋

能以身救弊於天下耳。如皆欲為孔子之行而忘天下之弊，則惡在其為聖人哉？是故使三人者當孔子之時，則皆足以為孔子也。然其所以為之清為之任為之和者，時耳。豈滯於此一端而已乎？苟在於一端而已，則不足以為賢人也。豈孟子所謂聖人哉？孟子之所謂隘與不恭，君子不由者，亦言其時爾。且夏之道豈不義哉？而殷人以為野，殷之道豈不義哉？而周人以為鬼。白虎通云：夏人之王，教以忠，其失野，殷人之王，教以敬，其失鬼。所謂隘與不恭者，何以異於是乎？當孟子之時，有教，孟子枉尺直尋者，有教，孟子權以援天下者，蓋其俗有似於伊

尹之弊時也是以孟子論是二人者必先伯夷亦所以矯天下之弊耳故曰聖人之言行豈苟而已將以為天下法也

平王論

犬戎殺幽王諸侯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平王東遷于維也

燕軾

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使召公卜居之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鎬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于洛燕子曰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也自平王至於亡非有大無道者也
頤主 頤音茲昆同靈主之神聖諸侯服享然終以不生而有靈而神

振則東遷之過也昔武王克商遷九鼎于洛邑成王周公復增營之周公既沒蓋君陳畢公更居焉以重王室而已非有意于遷也周公欲葬成周而成王葬之畢此豈有意于遷哉今夫富民之家所以遺其子孫者田宅而已不幸而有敗至於乞假以生可也然終不敢議田宅今平王舉文武成康之業而大棄之此一敗而鬻田宅者也夏商之王皆五六百年其先王之德無以過周而後王之敗亦不滅幽厲然至于桀紂而後亡其未亡也天下宗之不如東周之名存而實亡也是何也則不鬻田宅之效也盤庚之遷也

史記卷之二十一

復殷之舊也

殷盤庚自耿復遷于亳亳湯所都

古公遷于岐方是時

周人如狄人也逐水州而居豈所難哉衛文公東徙

渡河恃齊而存耳齊

獻公

遷臨淄晉遷于絳

獻公

于新

田

文公始開南陽疆土

皆其盛時非有所畏也其餘避寇而遷

都未有不亡雖不即亡未有能復振者也春秋時楚

大饑羣蠻叛之

庸人帥羣蠻叛楚庸楚屬國

申息之北門不啓

楚人謀徙于阪高

楚險地

為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

能往於是乎以秦人巴人滅庸

為賈言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庸與

乃出師

漢夷罷遂伐庸滅之羣蠻從盟

而楚始大燕

峻之亂

東晉成帝時

晉幾亡矣宗廟官室盡為灰燼温嶠

欲遷都豫章三吳之豪欲遷會稽將從之矣獨王導

不可曰金陵王者之都也王者不以豐儉移都若

苟弘衛文大帛之冠

衛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才訓農通商惠工元年革車三十

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何適而不可不然雖樂土為墟矣且北寇

方疆一旦示弱竄於蠻越望實皆喪矣乃不果遷而

晉後安賢哉導也可謂能定大事矣嗟夫平王之初

周雖不如楚之疆顧不愈於東晉之微乎使平王有

一王導定不遷之計收豐鎬之遺民而修文武成康

之政以形勢臨東諸侯齊晉雖疆未敢貳也而秦何

自霸哉魏惠王畏秦遷于大梁楚昭王畏吳遷于郢

史記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頃襄王畏秦遷于陳考烈王畏秦遷于壽春皆不從
振有亡微焉東漢之末董卓劫帝遷于長安漢遂以
亡近世李景五代南唐主遷于豫章亦亡故曰周之失計
未有如東遷之謬也

魯隱公論

惠公夫人生桓公九為太子，繼室生
隱公，息及惠公卒，為九少，故令隱公
攝政。公子翬謂隱公曰：百姓使君
君立，吾請殺九。君以我為相，隱公不
肯營，芟表之地而老焉，以授九政。翬
懼，允聞而反，誅之。反，謂隱公弑之，立
桓公。

蒯軾

魯隱公元年不書即位攝也公子翬請殺桓公公曰
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芟表吾將老焉翬懼

反謂公於桓而使賊殺公歐陽子曰隱公非攝也使
隱而果攝則春秋不書為公春秋書為公則隱公非
攝無疑也蕪子曰非也春秋信史也隱攝而桓弑著
於史也詳矣周公攝而克復子者也以周公薨故不
稱王隱公攝而不克復子者也以魯公薨故稱公史
有謚國有廟春秋獨得不稱公乎然則隱公之攝也
禮歟曰禮也何自聞之曰聞之孔子曾子問曰君薨
而世子未生如之何孔子曰卿大夫士從攝主北面
於西階南何謂攝主曰古者天子諸侯卿大夫之世
子未生而死則其弟若兄弟之子以當立者為攝主

子庄而女也則攝主立男也則攝主退此之謂攝主
古之人有為之者季康子是也季桓子且死命其臣
正常曰南孺子之子男也則以告而立之女也則肥
也可相子卒康子即位既葬康子在朝南氏生男正
常載以如朝告曰夫子有遺言命其圉臣藜御曰南
氏生男則以告於君與夫人而立之今生矣男也敢
告康子請退康子之謂攝主古之道也孔子行之自
秦漢以來不修是禮而以母后攝孔子曰唯女子與
小人為難養也使與聞外事且不可曰牝雞之晨惟
家之索而况可使攝位而臨天下乎女子為政而國

安唯齊之君王后吾宋之曹仁宗高英宗向哲宗也
益亦千一矣自東漢明帝鄧和帝不能無譏而漢
呂后魏胡武靈北魏宣唐武氏高宗之流益不勝其
亂王莽楊堅隋文帝滅遂因以易姓由是觀之豈若
攝主之庶幾乎使母后而可信則攝主亦可信也若
均之不可信則攝主取之猶吾先君之子孫也不猶
愈於異姓之取哉或曰君薨而百官紛已以聽於冢
宰三半安用攝主曰非此之謂也嗣天子長矣宅憂
而未出令則以禮攝冢宰若太子未生而弱未能
君也則三代之禮孔子之學決不以天下付異姓其

付之攝主也夫豈非禮而周公行之歟故隱公亦攝主也鄭玄儒之陋者也其傳攝主也曰上卿代君聽政者也使子生而女則上卿豈繼世者乎蘧子曰攝主先王之令典孔子之法言也而世不知習見母后之攝也而以為當然也吾不可不論以待後世之君子

魯隱公論二

公子翬請殺桓公以求太宰隱公曰為其少故也吾將授之矣使營菟裘吾將老焉翬懼友譖公於桓公而弑之蘧子曰盜以兵擬人人必殺之夫豈獨其所

擬塗之人皆捕擊之矣塗之人與盜非仇也以為不擊則盜且并殺已也隱公之智曾不若是塗之人也哀哉隱公惠公繼室之子也其為非嫡與桓均爾而長於桓隱公追先君之志而授國焉可不謂仁乎惜乎其不敏於智也使隱公誅翬而讓桓雖夷齊何以尚茲驪姬欲殺申生而難里克晉大夫則施優來之施獻公之優通驪姬姬問言吾欲廢嫡立庶而難申生重耳衷吾如何對曰虱虺之使知其極夫人知有極鮮有慢心雖其慢乃易殘也驪姬曰安始而施日必於申生於是讒申生殺之事亦見前註二世欲殺扶蘇而難李斯秦丞則趙高來之高私事公子始皇令蒙毅法治之毅不敢阿法當高罪死及帝崩高欲立胡亥又怨蒙毅因與丞相斯陰謀立胡亥為

太子遣使賜扶蘇此二人之智若出一人而其受禍亦不少異里克不免於惠公之誅獻公卒里克殺奚耳畏殺不入國晉迎夷齊卓子迎重耳重耳即位是為惠公遂殺里克李斯不免於二世之虐皆無足哀者吾獨表而出之以為世戒君子之為仁義也非有計於利害然君子之所為義利常兼而小人反是李斯聽趙高之謀非其本意獨畏蒙氏之奪其位故勉而聽高始皇在外崩無真太子故秘之高留所賜扶蘇重書欲與斯謀立胡亥斯曰安得亡國之言此非人臣所當議高曰扶蘇剛毅而此勇信人而奮士即位必用蒙恬為丞相君侯終不懷通族之印歸於卿里明矣斯不聽高說之急斯垂淚太息曰嗟獨遭亂世既以不能死安說命哉於是乃使斯聞高之言即召百官陳六師而斬之其德

於扶蘇豈有既乎何蒙氏之足憂釋此不為而具五刑於市斯言高之短於二世高遂為反辭具斯五刑非下愚而何嗚呼亂臣賊子猶蝮蛇也其所螫州木猶足以殺人况其所噬齧者歟鄭小同為高貴鄉公魏主侍中嘗詣司馬師師有密疏未屏也如廁還問小同見吾疏乎曰不見師曰寧我負卿無卿負我遂醜之王允之從王敦夜飲辭醉先寢敦與錢鳳謀逆允之已醒悉聞其言慮敦疑已遂大吐衣向皆汗敦果照視之見允之臥吐中乃已哀哉小同殆哉岌岌乎允之也孔子曰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吾

讀史得管隱公晉里克秦李斯鄭小同王允之五人感其所遇禍福如此故特書其事後之君子可以覽觀焉

管仲論

蕪洵

管仲相威公即相公

霸諸侯攘戎狄終其身齊國富強

諸侯不叛管仲死豎刁易牙開方用威公薨於亂五

公子

公子武孟公子元公子雍公子潘公子商公子雍

爭立其禍蔓延訖簡公

齊無寧歲夫功之成非成於成之日蓋必有所由起

禍之作不作於作之日亦必有所由兆則齊之治也

吾不曰管仲而曰鮑叔

鮑叔薦管仲相公用之

及其亂也吾不

曰豎刁易牙開方而曰管仲何則豎刁易牙開方三子彼固亂人國者顧其用之者威公也夫有舜而後知放四凶有仲尼而後知去少正卯彼威公何人也顧其使威公得用三子者管仲也仲之疾也公問之相當是時也吾以仲且舉天下之賢者以對而其言乃不過曰豎刁易牙開方三子非人情不可近而已嗚呼仲以為威公果能不用三子矣乎仲與威公處幾年矣亦知威公之為人矣乎威公聲不絕乎耳色不絕乎目而非三子者則無以遂其欲彼其初之所以不用者徒以有仲焉耳一日無仲則三子者可以

彈冠相慶矣。仲以為將死之言，可以繫威公之手足。耶夫齊國不患有三子而患無仲，有仲則三子者，三匹夫耳。不然天下豈亦三子之徒，雖威公幸而聽仲，諛此三人而其餘者，仲能悉數而去之耶？嗚呼！仲可謂不知本者矣。因威公之問，舉天下之賢者以自代，則仲雖死而齊國未為無仲也。夫何患三子者不言可也？五霸莫盛於威文，文公之才不過威公，其臣又皆不及仲。靈公文公之虐不如孝公威公之寬厚，文公死，諸侯不敢叛，晉、晉襲文公之餘威，得為諸侯之盟主者，百有餘年。何者？其君雖不肖而尚有老成人

焉。威公之薨也，一亂塗地，無惑也。彼獨特一管仲而仲則死矣。夫天下未嘗無賢者，蓋有有臣而無君者矣。威公在焉而曰：天下不復有管仲者，吾不信也。仲之書有記其將死論鮑叔賓胥無之為人，且各疏其短。管仲寢疾告相公曰：鮑叔為人好直而不能以國強實胥無為人好善而不能以國誦。是其心以為是數子者皆不足以託國，而又逆知其將死，則其書誕謾不足信也。吾觀史鮒以不能進，遂伯玉而退，彌子瑕故有身後之諫。伯玉賢而靈公不用，彌子不肖反任之，史鮒驟諫不從，將卒命子日我死置屍牖下於我，其子從之。靈公弗怪，問焉其子以父言出之，公愕進，伯玉而退。蕭何且死，舉曹參以自代。參微時與何善，及為蕭子，將相有卻，至何且死

史論奇鈔卷之二

二十六

所推賢唯參耳
乃代為相國
大臣之用心固宜如此也
一國以一人興以一人亡
賢者不悲其身之死而憂其國之衰
故必後有賢者而後有以死
彼管仲者何以死哉

管仲論

蘓軾

鄭太子華言於齊威公請去三族而以鄭為內臣
伯鄭使太子華言於齊侯曰洩氏孔氏子人氏三族鄭大夫實違君命若君去之以為成我以鄭為內臣君亦無所不利公將許之管仲不可侯而以禮與信屬諸平公曰諸侯有討於鄭未捷苟有嬰從之不亦可乎
管仲曰君若欲之以德加之以訓辭而率諸侯以謀鄭鄭將覆亡之不暇豈敢不懼若給其罪人以臨之

鄭有辭矣公辭子華鄭伯適受盟燕子曰大哉管仲之相威公也辭子華之請而不違曹沫之盟魯莊公與齊戰

三敗北莊公獻地請和既盟曹沫執匕首劫齊桓公桓公許歸曹地曹沫投匕首下壇桓公怒欲倍其約管仲曰貪小利以自快棄信於諸侯失天下之援不如與之桓公乃遂歸曹地皆盛德

之事也齊可以王矣恨其不學道不自誠意正心以

刑其國使家有二歸管仲娶三姓女婦人謂嫁為歸之病而國有六

嬖之禍桓公好內如夫人者六人長衛姬少衛姬鄭姬葛嬴衛姬宋萃子故桓公不

王而孔子少之然其子之也亦至矣曰威公九合諸

侯不以兵車管仲之力也如其仁如其仁曰仲尼之

徒無道威文之事者孟子益過矣吾讀春秋以下史

而得七人焉皆盛德之事可以為萬世法又得八人焉皆反是以為萬世戒故具論之太公之治齊也舉賢而尚功周公曰後世必有篡弒之臣天下誦之齊其知之矣田敬仲之始生也周史筮之敬仲名完大史卜之代陳有國乎不在此而在異國乎非此其身也在其子孫若在異國必姜姓姜姓四嶽之後物莫能兩大陳其奔齊也齊懿氏卜之皆知其當有齊衰此其昌乎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黃和鳴國也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黃和鳴與京之妻完篡弒之疑蓋萃於敬仲矣敬仲子孫齊祀之然威公管仲不以為廢之齊懿仲欲妻完卜之占曰是謂鳳凰于黃和鳴與京之妻完迺欲以為卿非盛德能如此乎故吾以謂楚成王知晉之必霸而不殺重

耳晉公子重耳奔楚子玉請殺之楚子曰晉公子廣而儉文而有禮天將興之誰能廢之違天必有大有送秦漢高祖知東南之必亂而不殺吳王濞高祖立王謂曰若狀有反相心獨悔業已拜因拊其背晉武帝日後五十年東南有亂者豈若邪後果謀反晉武帝聞齊王攸之言而不殺劉元海齊王攸言於帝曰并州不得久寧帝不信其言卒以元海為左部帥符堅信王猛而不殺慕容垂王猛言於堅曰吾燕之戚屬寬仁惠下其諸子明嚴有幹藝蛟龍猛獸非可馴之物不如除之堅不聽唐明皇用張九齡而不殺安祿山祿山討梁丹為守珪請斬之上惜其才勇赦之九齡力爭皆盛德之事也而世之論者則以為此七人者皆失於不殺以廢亂吾以謂不然七人者皆自有以致敗亡非不殺

之過也齊景公不繁刑車賦雖有田氏齊不可取楚

成王不用子玉楚與晉戰楚師大敗楚殺其將子玉雖有晉文公兵不

敗漢景帝不害吳太子景帝為太子時吳王濞太子入見飲博爭道不恭景帝引博局提殺之不用鼂錯錯數言吳過可削地吳濞稱疾不朝王遂反事又見前註雖有

吳王濞無自發晉武帝不立孝惠惠帝性不慧武帝不忍廢之立為太子及其即位皇后賈氏預政遂為禍階雖有劉元海不能亂符堅不貪

江左符堅允道寇晉已而議大舉中外皆諫惟慕容雖有慕容垂不能叛明皇不用李林甫玄宗初欲以林甫為相張九齡曰宰相繫國安危陛下相林甫臣恐異日為社稷之憂上不從楊國忠貴妃從雖

有安祿山亦何能為秦之由余戎人由余使於秦縵公知其賢以為鄰國

有聖人敵國之憂也留由余遺女樂於戎漢之金日
戎王說既而由余歸諫王不聽由余降秦
碑休屠王子沒入官武帝奇其狀貌拜為侍中素餐
忠勲之節後與霍光受遺詔輔昭帝光謝曰碑日
碑謝曰不可恐唐之李光弼本契丹種唐肅宗朝安
使匈奴輕漢之流皆蕃種也何負
戰功推本回統渾部入朝之流皆蕃種也何負
為第一事肅宗有戰功

於中國哉而獨殺元海祿山乎且夫自今而言之則

元海祿山死有餘罪自當時而言之則不免為殺無

罪豈有天子殺無罪而不得罪於天者上失其道塗

之人皆敵國也天下豪傑其何勝既乎漢景帝以鞅

鞅而殺周亞夫亞夫為相封條侯以數諫忤上意罷相上曰此鞅鞅非少主臣卒為人誣

告下獄曹操以重名而殺孔融操融特才望嚴梅曹
操收融及其妻

血而死

史論奇金卷之三

三十一

子殺晉武當作帝以卧龍而殺嵇康鍾會言文帝曰嵇康卧龍也不

可起公無憂天下顧以康為慮耳遂被讒害晉景帝亦以重名而殺夏侯

玄玄少知名後與李豐等謀殺景帝遇害宋明帝以族大而殺王彧以外

親恐盛滿累辭職不許後遂賜藥而死齊後主以讒言而殺斛律光志

有謀為祖長諱死唐太宗以讖而殺李君羨民間傳言唐二

王代有天下上惡之以武衛將軍李君羨世之後女主武

而官稱封邑皆有武字出為華州刺史御史僕奏君羨謀不軌上

怒遂誅之武后亦以讒言而殺裴炎炎有異圖遂斬之藉沒其家

無靡石之儲世皆以為非也此八人者當時之慮

豈非憂國備亂與憂元海祿山者同乎久矣世之以成敗為是非也故夫嗜殺人者必以鄧侯不殺楚子

為口實楚文王過鄧鄧初疾曰吾甥也止而享之鄧

必此人也若不早圖後君三甥請殺楚子鄧疾弗許三甥曰亡鄧國者

噬臍弗從楚後伐鄧滅之以鄧之微無故殺大國之

君使楚人舉國而仇之其亡不心速乎吾以謂為天

下如養生愛國備亂如服藥養生者不過慎起居飲

食節聲色而已節慎在未病之前而服藥在已病之

後今吾憂寒疾而先服烏喙憂熱疾而先服甘遂則

病未作而藥殺人矣彼八人者未病而服藥者也

申生論申生晉獻公太子公愛驪姬

驪姬之讒申生也其機變亦甚巧矣夫父子之情日

相親近則間言不得而入惟以術離之然後諧懇可
 施焉故驪姬首賂二五獻公嬖大夫梁使說獻公出
 三子申生重耳夷吾于外此離人之術也獻公者喜功貪得
 之人闢地啓土正其所欲故二五因以賄之且為之
 詞發諸歌咏以動盪其心志公安得不悅而從之二
 子既出則圖之易矣既又與優施謀作難之先後優
 施知申生之可陷也則請先之其言曰精潔易辱又
 曰甚精必愚蓋精潔之人惜名顧行惟恐玷污故曰
 易辱以節自勵不以智自全故曰必愚申生將何計
 能生乎然恐獻公未忍果于殺也則又夜半而泣以

危言動之謂申生有將為逆之意自謂先死公懼而
 謀之則又勸授之政而避禍焉夫獻公剛猛人也能
 滅霍魏虢虞諸國以大其封雖齊威久主夏盟未嘗
 一為之屈而肯為其子屈乎懷怒必殺之心自此啓
 矣然尤患無隙以加之罪也則使將兵而伐翟焉勝
 則加以得衆之名敗則繩以覆師之罪申生至是無
 逃死之路矣然又慮太臣或守正力爭則公之意未
 必不回也則又使優施邀飲里克而諷其為附麗之
 計驪姬告優施曰君既許我殺太子而立奚齊吾難
計里克奈何優施曰為我具特羊之饗吾從飲酒我
優也言無鄙乃具飲鳥鳥之歌優施歌曰服豫之吾
里克酒優施起舞鳥鳥之歌吾不如鳥鳥人皆集

於死已獨集於枯里克笑曰何謂死何謂枯優施曰其母為夫人其子為君可不謂死乎其母既死其子亦有誘可不謂亦猶二五晉都之歌也驪姬賂二五三公子於外曰使太子主神沃二公子主蒲與屈可以威民而懼我使二五同聲而曰翟之廣莫於晉為都晉之啓土不亦宜乎公說乃城外處三公子驪姬之讒由是得行詩歌于人最為易動故三姦之言無不售焉里克大臣也許以中立里克曰吾秉君以殺太子吾不忍與太子交吾不敢中立其免乎優施曰免里克稱疾不朝三旬難乃成則殺嫡立庶之謀成矣獻公既惑驪姬之讒故歸罪之詐最為易辨而不後辨驪姬以君命令申生祠申生申生祠申生鳩於酒獻之於公申生之仁恐傷公意又不忍自辨申生恐奔新城惟有一死而已申生死而二子重耳夷吾奔無不如優施

之所料者卒之獻公卒美齊立里克弑之卓子立又弑之夷吾立不終迨重耳立而後定晉國之亂焉二十年繇驪姬之讒而三姦助之也褒姒有一號石父猶能合謀以逐宜臼周幽王寵褒姒生子伯服竟廢伯服為太子以觀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久佞巧善諛好利王用之幽王崩宜臼立是為平王况驪姬有三姦之助乎故女子小人表裏交締者危國亡家之本也

宋襄公論

宋公與楚人戰于泓宋人既成列楚人未既濟司馬子魚曰彼衆我寡及其未濟請擊之公曰不可既濟而未成列又以告公曰未可既陳而後擊之宋師敗績公傷股門官職馬國人皆咎公公曰君子不重傷不食一毛

古之為軍也不以阻隘寡人雖亡國之餘不鼓不成列子魚曰君不知戰

蘧軾

魯僖公二十二年冬十有十月己巳朔宋公及楚人戰于泓宋師敗績春秋書戰未有若此之嚴而盡也蘧子曰宋公天子之上公宋先代之後武王封股於後於宋周為客天子有祭膳焉有喪拜焉非列國諸侯之所敢敵也而曰及楚人戰于泓楚夷狄之國人微者之稱以天子之上公而當夷狄之微者至於敗績宋公之罪益可見矣而公羊傳以為文王之戰不過是學者疑焉故不可以不辨宋襄公非獨行仁義而不終

者也以不仁之資盜仁者之名爾齊宣有牽牛而過堂下者曰牛何之曰將以釁鐘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觶觶若無罪而就死地夫捨一牛於德未有所損益者而孟子予之以王所謂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三代之所共也而宋襄公執節子用於次睢之社欲使知君執節子以祀妖社子魚諫而止事見前註君子殺一牛之不忍而宋公成一國君若犬豕然此而忍為之天下孰有不忍者耶泓之役身與國嗣乃欲以不重傷不禽一毛欺諸侯人能終其兄之臂以取食而能忍饑於壺飧者天下知其不情也相文之師存亡繼絕猶不齒於

仲尼之門况用人於夷鬼以求霸雖水次有妖神東夷皆祠之襄公欲屬東夷故用郈君諸而謂之王者之師可乎使郈子有罪而誅之雖聲之諸侯而戮於社天下不以爲過若以喜怒興師則秦繆公獲晉侯且猶釋之繆公虜晉君夷君將以祠上帝周天子聞之爲請晉君繆公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七牢而况敢用諸昏淫之鬼乎以愚觀之宋襄公王莽之流襄公以諸侯爲可以名得王莽以天下爲可以文取也其得喪小大不同其不能欺天下則同也其不鼓不成列不能積襄公之虐其抱孺子以泣不能蓋王莽之篡莽攝政策命孺子嬰爲定安公執手流涕歔歔日昔周公攝位終得後子明辟今予獨追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歎

良久中傳將孺子下殿北面稱臣使莽無成則宋襄公襄公得志亦

一莽也古人有言圖王不成其弊猶足以霸襄公行王者之師猶足以當桓文之師一戰之餘救死扶傷不暇此獨妄庸耳齊桓晉文得管仲齊子犯晉以興襄公有一子魚不能用豈可同日而語哉自古失道之君如是者多矣死而論定未有如宋襄公之欺於後世者也

晉文公問守原議

晉侯圍原降之問守于寺人穀鞅處趙衰子厚意蓋以唐自德宗使宦者分提禁兵威極下在宦人也

柳宗元

晉文公既受原於王，難其守，問寺人。內，小臣後世所謂宦者。鞅以罪趙衰。晉大天。余謂守原政之大者也，所以義天子，樹霸功，致命諸侯，不宜謀及媒近，以忝王命。而晉君擇大任，不公議於朝，而私議於宮，不博謀於卿相，而獨謀於寺人，雖或衰之賢足以守國之政，不為敗而賊賢失政之端，由是滋矣。況當其時，不之言，議之臣乎？狐偃為謀臣，先軫將中軍。狐偃先軫共晉大夫。晉君疏而不咨外，而不求，乃卒定於內，豎其可以為法乎？且晉君將襲齊桓之業，以翼天子，其大志也。然而齊桓任管仲以興，進豎刁以敗，則獲原啓疆，適其始政，所以

觀視諸侯也。而乃背其所以興，跡其所以敗，然而能霸諸侯者，以士則大，以力則強，以義則天子之冊也。誠畏之矣，烏能得其心服哉？其後景監得以相衛鞅。衛鞅因秦孝公，罷臣以弘石得以殺望之。漢宦官弘石見公終為相，稱曰商君。宣帝時，典樞機，元帝即位，委以政事，蕭望之建議以為中書，政本國家樞機，用宦者非古制也。宜罷中書，宦官應古不近刑人之義，由是恭顯遂請望之令自殺。始之者，晉文公也。嗚呼！當時陪後代，若此，况於問與舉，又兩失者，其何以救之哉？余故著晉君之罪，以附春秋許世子止，晉趙盾之義。許悼公癘，飲太子之藥而卒，太子奔晉，書曰許世子止弑其君，買杜氏曰藥物有毒，當由醫非

凡人所知議止不吝藥物所以加弒君之名趙穿攻靈公於桃園大夫趙宣子出奔未出晉竟之也聞公弒而還太史書曰趙盾弒其君以示於朝宣子曰不然對曰子為正卿亡不越竟反不討賊非子而誰庸宣子之名也

季子論

吳王壽夢第四子名札有賢德封延陵號延陵季子

王安石

先王酌乎人情之中以制喪禮使哀有餘者俯而就之哀不足者企而及之哀不足者非聖人之所甚善也善之者善其能勉於禮而已延陵季子其長子死既封而號者二遂行孔子曰延陵季子之於禮其合矣乎夫長子之喪聖人為之三年之服蓋以謂父子

之親而長子者為親之後人情之所至重也今季子三號遂行則於先王之禮為不及矣今論者曰當是之時季子聘於齊將君之命若夫季子之心則以謂不可以私義而緩君命有勢不得以兩全者則當忍哀以徇於尊者之事矣今將命而聘既聘而返遂少緩而盡哭之哀則於事君之義豈為不足而害於使事哉君臣父子之義勢足以兩全而不為之盡禮也則亦薄於骨肉之親而不用先王之禮爾其言曰骨肉歸彼於土命也若魂氣則無所不之矣夫骨肉之徼於土魂氣之無不之是人情之所哀者矣君子無

所不言命至於喪則有性焉獨不可以謂命也昔莊
周喪其妻鼓盆而歌東門吳喪其子比於未有此棄
入齊物之道吾儒之罪人也觀季子之說蓋亦周吳
之徒矣父子之親仁義之所由始而長子者繼祖考
之重故喪之三年所以重祖考也今季子不爲之盡
禮則近於棄仁義薄祖考矣孔子曰喪事不敢不勉
也又曰臨喪不哀吾何以觀之哉臨人之喪而不哀
孔子猶以爲不足觀也况禮之喪三年者乎然則此
言宜非取之矣蓋記其墓深不至於泉歛以時服既
葬而封廣輪掩坎其高可隱孔子之稱之蓋稱其墓

之合於禮爾獨稱墓之合於禮則哀之不足可知也
衛有送葬者夫子觀之曰善哉此可以爲法矣若此
則夫子之所羨也聖人之言辭隱而義顯豈徒然哉
學者之所不可不思也

唐宋名家歷代史論奇鈔卷之二

仲尼之為仲尼者矣是故老聃莊周其為說不可以
周孔辨也何者彼且以為周孔之不足信也夫聖人
之于事譬如規矩之於方圓爾天下之人信規矩之
于方圓而以規矩辨天下之不方不圓則不若求其
至方極圓以陰合于規矩使彼以為規而不圓矩而
不方則亦無害于吾說若此則其勢易以折天下之
異論昔者天下之士其論老聃莊周與佛之道皆未
嘗得其要也老聃之說曰去仁義絕禮樂而後天下
安吾之說曰仁義禮樂天下之所恃以治者佛之說
曰棄父絕子不為夫婦放雞豚食菜茹而後萬物遂

而吾之說曰父子夫婦食雞豚以遂萬物之性夫彼
且以其說而吾亦以其說彼之不吾信如吾之不彼
信也蓋天下之不從莫急於未信而疆劫之故夫仁
以安人而行之以義節之以禮而播之以樂守之以
君臣而維之以父子兄弟食肉而飲酒此明於孔子
者之所知也而欲以論其所不知之人而曰孔子則
然嗟夫難哉愚則不然曰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
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
以為道果孔子而有窮也亦將捨而他之惟其無窮
是以知其為道而無疑蓋天下有能平其心而觀焉

而不牽夫仲尼老聃之名而後可與語此也

老子論下

天下之道惟其辯之而無窮攻之而無間辯之而有窮攻之而有間則是不足以爲道昔者六國之際處士橫議以榮惑天下楊氏爲我而墨氏兼愛凡天下之人有以君臣父子之親而不相顧者舉皆歸於楊氏而道塗之人皆可以爲父子兄弟者舉皆歸於墨氏也夫天下之人不可以絕其天屬之親而合其無敵之權此其勢然也故老聃莊周知天下之不正也起而承之以爲兼愛爲我之不足以收天下是以不

爲爲我不爲兼愛而處乎兼愛爲我之外此其意以爲不兼愛則天下議其無親不爲我則天下議其爲入故兩無所適處而泛泛焉浮游於其間而曰我皆無所爲以是足以自免而逃天下之是非矣天下之人惟其是所是非所非是以其說可得而考其終今以老莊無所是非而其終歸於無有此其思之亦已詳矣楊氏之爲我墨氏之兼愛此其爲道莫不有所執也故爲我者爲兼愛之所詆而兼愛者爲爲我之所毀是二者其地皆不可居也然而得其間而固守之則可以杜天下之異端而絕其口蓋古之聖人惟

其得而居之是以天下大服而其道遂傳於後世今老聃莊周不得由大道而見其隙竊入於其間而執其機是以其論縱橫堅固而不可破也且夫天下之事安可一說治也而彼二子者欲一之以兼愛斷之以爲我故其說有時焉而遂窮夫惟聖人能處於其間而制其當然兼愛爲我亦莫棄也而能用之以無失乎道處天下之紛紜而不失其當故曰伯夷叔齊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而柳下惠少連降志而辱身言中倫行中惠虞仲夷逸隱居放言身中清廢中權我則異於是無可無不可夫無可無不可此老聃莊周

之所以爲辯也而仲尼亦云則夫老聃莊周其思之不可以爲不深矣蓋嘗聞之聖人之道處於不可之際而遂從而實之是以其說萬變而不可窮老聃莊周從而虛之是以其說汗漫而不可詰今將以求夫仲尼老聃是非者惟能知夫虛實之可用與否而已矣蓋天下固有物也有物而相遭則固亦有事矣是故聖人從其有而制其御有之道以治其有實之事則於天下夫亦何事之不可爲至區區焉求其有以納之於無則其用力不已甚勞矣哉夫老聃莊周則亦嘗自知其窮矣夫其窮者何也不若從其有而

有之之為易也故曰嘗無欲以觀其妙而又日常有欲以觀其微既曰無之以為用又曰有之以為利而至於佛者則亦曰斷滅而又曰無斷無滅夫既曰無矣而又恐無之反以為窮既斷滅矣又恐斷滅之適以為累則夫其情可以見矣仲尼有言曰君子之中庸也君子而時中小人之中庸也小人而無忌憚也夫老聃莊周其亦近於中庸而無忌憚者哉

讀孔子世家

王安石

太史公叙帝王則曰本紀公侯傳國則曰世家公卿特起則曰列傳此其例也其列孔子為世家矣其進

退無所據耶孔子旅人也棲棲哀季之世無尺土之柄此列之以傳宜矣曷為世家哉豈以仲尼躬將聖之資其教化之盛為奕蟬聯不絕也萬世故為之世家以抗之又非極摯之論也夫仲尼之才帝王可也何特公侯哉仲尼之道世天下可也何特世家哉處之世家仲尼之道不從而大置之列傳仲尼之道不從而小而遷也自亂其例所謂多所牴牾者也裴駰史記解叙

孔子論

蘇軾

魯定公十三年見左氏定十一年傳孔子言於公曰臣無藏甲大夫無百雉之城高丈長丈日雉三堵日雉使仲由為季氏宰將

墮三都費仲成三於是叔孫氏先墮仲季氏將墮費

公山弗狃叔孫輒率費人襲公公與三子季孫孟孫叔孫入

于季氏之宮孔子命申句須樂頎下伐之費人北子孟氏臣

成叛公圍成弗克或曰殆哉孔子之為政也亦危而

難成矣孔融曰古者王畿千里寰內不以封建諸侯

曹操疑其論建漸廣遂殺融操彈融正義融特言之

耳安能為哉操以為天子有千里之畿將不利已故

殺之不旋踵季氏親逐昭公公死于外從公者皆不

敢入雖子家羈亦亡季氏之忌克伎害如此雖地勢

不及曹氏然君臣相猜益不減操也孔子安能以是

時墮其名都而出其藏甲也哉考於春秋方是時三

相雖若不悅然莫能違孔子也以爲孔子用事於魯

得政與民而三相畏之歟則季相子之受女樂也孔

子不能却之矣彼婦之口可以出走是孔子畏季氏

季氏不畏孔子也夫孔子盍姑修其政刑以俟三相

之隙也哉蕪子曰此孔子之所以聖也蓋田氏齊六

卿晉不服則齊晉無不亡之道三相不臣則魯無可

治之理孔子之用於世其政無急於此者矣彼屢嬰女

者亦知之曰田氏之僭田氏爲齊大夫收賦稅於民以少半受之予民以大半行

史記卷之三

陰德景公弗禁惟禮可以已之在禮家施不及國太
田氏得齊衆心夫不收公利齊景公曰善哉吾今而後知禮之可以
爲國也嬰能知之而莫能爲之嬰非不賢也其浩然
之氣以直養而無害塞乎天地之間者不及孔孟也
孔子以羈旅之臣得政期月而能舉治世之禮以律
亡國之臣墮名都出藏甲而三桓不疑其害已此必
有不言而信不怒而威者矣孔子之聖見於行事至
此爲無疑也嬰之用於齊也久於孔子景公之信其
臣也愈於定公而田氏之禍不少衰吾是以知孔子
之難也孔子以哀公十六年卒十四年陳恒弑其君

孔子沐浴而朝告于哀公請誅之吾是以知孔子之
欲治列國之君臣使如春秋之法者至於老且死而
不忘也或曰孔子知哀公與三子之必不從而以禮
告也歟曰否孔子實欲伐齊孔子既告公公曰魯爲
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弑其君民
之不予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此豈禮告
而已哉哀公患三桓之偏常欲以越伐魯而去之夫
以蠻夷謂越伐國民不予也臯如出公之事魯哀公二十六年
人會越臯如后庸宋樂枝納出公輒於衛衛大夫文
子使王孫齊私於臯如日子將大滅衛乎抑納君而
已乎臯如曰寡君之命無化納衛君而已文子問衆
曰君以蠻夷伐國國幾亡矣請納之衆曰勿納曰我

史記卷之三

史記奇金卷之三
亡而有益請自北門出以觀衆心衆曰勿出重賂越人嚴設守備欲以恐公使不敢入公不入師還立崩曠庶斷可見矣豈若從孔子而伐齊乎若從孔子而伐齊則凡所以勝齊之道孔子任之有餘矣既克田氏則魯之公室自張三桓不治而自服也此孔子之志也

子貢論

王安石

予讀史所載子貢事疑傳之者妄不然子貢安得爲儒哉夫所謂儒者用於君則憂君之憂食於民則惠民之惠在下而不用則修身而已當堯之時天下之民患於洚水堯以爲憂故禹於九年之間三過其門

而不一省其子也回之生天下之民患有甚於洚水天下之君憂有甚於堯然回以禹之賢而獨樂陋巷之間曾不以天下憂患介其意也夫二人者豈不同道哉所遇之時則異矣蓋生於禹之時而由回之行則是楊朱也我爲生於回之時而由禹之行則是墨翟也愛弟故曰賢者用於君則以君之憂爲憂食於民則以民之患爲患在下而不用於君則修其身而已何憂患之與哉夫所謂憂君之憂患民之患者亦以義也苟不義而能釋君之憂除民之患賢者亦不爲矣史記曰齊伐魯齊田常將作亂憚高國鮑嬰故殺其兵欲以伐魯孔子聞之

曰魯墳墓之國國危如此二三子何為莫出子貢因
 行說齊以伐吳說吳以救魯彼說越彼說晉五國由
 是交兵或疆或破或亂或霸卒以存魯觀其言迹其
 事儀姓秦軫姓陳代姓燕以上四人皆無以異也嗟
 乎孔子曰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已以墳墓之國而欲
 全之則齊吳之人豈無是心哉奈何使之亂歟吾所
 以知傳者之妄一也於史考之當是時孔子子貢為
 匹夫非有卿相之位萬鍾之祿也何以憂患為哉然
 則異於顏回之道矣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二也墳
 墓之國雖君子之所重然豈有憂患而謀為不義哉

借使有憂患為謀之義則豈可以變詐之說亡人之
 國而求自存哉吾所以知其傳者之妄三也子貢之
 行雖不能盡當於道然孔子之賢弟子也固不宜至
 於此矧曰孔子使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七十子
 之徒譽者或過其實毀者或損其真子貢雖好辨詎
 至於此邪亦所謂毀損其真者哉

子貢論

蕪洵

君子之道智信難信者所以正其智也而智常至於
 不正智者所以通其信也而信常至於不通是故君
 子慎之也世之儒者曰徒智可以成也人見乎徒智

之可以成也則舉而棄乎信吾則曰徒智可以成也
 而不可以繼也子貢之以亂齊滅吳存魯也吾悲之
 彼子貢者遊說之士苟以邀一時之功而不以可繼
 為事故不見其禍使夫王公大人而計出於此則吾
 未見其不旋踵而敗也吾聞之王者之兵計萬世而
 動霸者之兵計子孫而舉疆國之兵計終身而發求
 可繼也子貢之兵是明日不可用也故子貢之出也
 吾以為魯可存也而齊可無亂吳可無滅何也田常
 之將篡也憚高國鮑晏齊大夫之氏四氏故使移兵伐魯為賜
 計者莫若抵高國鮑晏弔之彼必愕而問焉則對曰

田常遣子之兵伐魯吾竊哀子之將亡也彼必詰其
 故則對曰齊之有田氏猶人之養虎也子之於齊猶
 肺股之於身也田氏之欲肉齊久矣然未敢逞志者
 懼肺股之捍也今子出伐魯肺股去矣田氏孰懼哉
 吾見身將磔裂而肺股隨之所以弔也彼必懼而咨
 計於我因教之曰子悉甲趨魯壓境而止吾請為子
 潛約魯侯以待田氏之變帥其兵從子入討之為齊
 人計之彼懼田氏之禍其勢不得不聽歸以約魯侯
 魯侯懼齊伐其勢亦不得不聽因使練兵蒐乘以俟
 齊釁誅亂臣而定新主齊必德魯數世之利也吾觀

仲尼以為齊人不與田常者半故請哀公討之今誠以魯之衆從高國鮑晏之師加齊之半可以輟田常於都市其勢甚便其成功甚大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齊哀王舉兵誅呂氏呂氏以灌嬰為將拒之至滎陽嬰使使諭齊及諸侯連和以待呂氏變其誅之漢帝既立而呂后崩諸呂擅權欲為亂畏高祖故大臣周勃灌嬰等未敢發齊哀王知其謀將發兵相國呂產迺遣灌嬰將兵擊之嬰謀曰諸呂欲危劉氏而自立今我破齊還報此盜呂氏之資也迺留屯滎陽諭齊王及諸侯今田氏之勢何以異此有魯以為齊存高國鮑晏以為灌嬰惜乎賜之不出於此也第鹿門之亂齊滅吳存魯此於戰國傾危之習况非子貢事而老泉此論却足以補子貢之所不及又云此策太

略亦竊陳軫蘇秦之餘而為計甚工

莊周論上

王安石

世之論莊子者不一而學儒者曰莊子之書務詆孔子以信其邪說要焚其書廢其徒而後可其曲直固不足論也學儒者之言如此而好莊子之道者曰莊子之德不以萬物于其慮而能信其道者也被非不知仁義也以為仁義小而不足行已彼非不知禮樂也以為禮樂薄而不足化天下故老子曰道失後德德失後仁仁失後義義失後禮是知莊子非不達於仁義禮樂之意也被以為仁義禮樂者道之末也故

薄之云爾夫儒者之言善也然未嘗求莊子之意也好莊子之言者固知讀莊子之書也然亦未嘗求莊子之意也昔先王之澤至莊子之時竭矣天下之俗譎詐大作質朴並散雖世之學士大夫未有知貴已賤物之道者也於是棄絕乎禮義之緒奪攘乎利害之際趨利而不以為辱殞身而不以為怨漸漬陷溺以至乎不可救已莊子病之思其說以矯天下之弊而歸之於正也其心過慮以為仁義禮樂皆不足以正之故同是非齊彼我一利害則以足乎心為得此其所以矯天下之弊者也既以其說矯弊矣又懼來

世之遂實吾說而不見天地之純古人之大體也於是又傷其心於卒篇以自解故其篇曰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由此而觀之莊子豈不知聖人者哉又曰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猶百家衆技皆有所長時有所用用是以明聖人之道其全在彼而不在此而亦自列其書於宋鉞慎到墨翟老聃之徒俱為不該不徧一曲之士蓋欲明吾之言有為而作非大道之全云爾然則莊子豈非有意於天下之弊而存聖人之道乎伯夷之清柳下惠之和皆有矯於天下

者也。莊子用其心，亦二聖人之徒矣。然而莊子之言，不得不為邪說。比者蓋其矯之過矣。夫矯枉者欲其直也。矯之過則歸於枉矣。莊子亦曰：墨子之心則是也，墨子之行則非也。推莊子之心以求其行，則獨何異於墨子哉？後之讀莊子者，善其為書之心，非其為書之說，則可謂善讀矣。此亦莊子之所願於後世之讀其書者也。今之讀者，挾莊以謾吾儒，曰：莊子之道大哉，非儒之所能及，知也。不知求其意而以異於儒者為貴，悲夫。

莊周論下

學者詆周，非堯舜孔子。余觀其書，特有所寓而言耳。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為得之。讀其文而不以意原之，此為周者之所以詆也。周曰：上必無為而用，天下下必有為而為天下用，又自以為處昏上亂相之間，故窮而無所見其材，孰謂周之言皆不可措乎君臣父子之間而遭世遇主終不可使有為也？及其引太廟犧以辭楚之聘，使楚威王厚幣迎莊周，詐以為相，周笑曰：千金重利，卿相尊位，子獨不見郊祭之犧牛乎？養食數歲，衣以文繡，以入太廟，當是時，雖欲為孤豚，豈可得乎？子亟去，無污我。無為有國者所羈，彼蓋危言以懼衰世之常人耳。夫以周之才，豈迷出處之方而專

畏穢者哉蓋孔子所謂隱居放言者周殆其人也然
周之說其於道既反之宜其得罪於聖人之徒也夫
中人之所及者聖人詳說而謹行之說之不詳行之
不謹則天下弊中人之所不及者聖人藏乎其心而
言之略不略而詳則天下惑且失諄諄而後喻謏謏
而後服者豈所謂可以語上者哉惜乎周之能言而
不通乎此也

叔輒論

魯大夫事于昭公

劉敞

叔輒哭日食意在於憂災叔孫昭子譏之曰叔輒左傳作子叔
將死矣非所哭也嗚呼叔孫昭子不知言者乎夫昭

公弱君也享國久矣季氏彊臣也能東來政所樹置
非親戚則黨與也一臣君不得使焉一民君不得有
焉賞罰違於衆而形勢攸於外子家駒達於人者也
閉其口而祿仕矣公伐季氏季氏謝罪公弗許子家駒曰君其許之政自季氏久矣為徒者衆將合謀弒德○案子家駒曾大夫叔孫氏族名駒梓慎達於天者也詭辭不敢正者矣公問日食於梓慎曰是何物也禍福何
為對曰二至二分日有食之不為災日月之行也分同道也至相過也其他月則為災陽不克也故常為水於是叔輒哭日食是以叔
輒知日食之憂必將及君欲陳則不見信欲嘿則不
能已欲謀則通於禍欲隨則失其守發憤壹鬱而無
與誰語故慷慨感激至于號咷也設使昭公因而感

悟聽用其謀，援忠直，退姦邪，破朋黨之敝，禁彊僭之臣，曾可復興，豈獨長守其貴哉？當是之時，仲尼聖人也，而生是國，顏冉之徒，仁人也，四方歸之，舉而用焉，以謀三桓，易矣，然而遂不覺悟，長惡養凶，不及五年，奔走失國，寄於乾侯。那公出亡，如齊，齊侯卑之，又終身愁死，從此觀之，豈不可大哀而慟矣乎！此乃叔轅之所以感也。夫忠國之君子，明於禮義而隱於知人心，人固未易知也。易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夫言而書之以謂詳矣，而猶曰不盡，而况乎未始書之未始言之者哉！此叔轅所以見譏於當世，狂而不信者也。

嗟夫

范蠡論

蘓軾

越既滅，吳范蠡以為勾踐為人，長頸鳥喙，可以共患難，不可與共逸樂，乃以其私徒屬浮海而行。至齊，以書遺太夫種，曰：蜚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子可去矣。蘓子曰：范蠡獨知相其君而已，以吾相蠡，蠡亦鳥喙也。夫好貨，天下賤士也。以蠡之賢，豈聚斂積實者何？至耕於海濱，父子力作，以營千金，屢散而復積，此何為者哉？豈非才有餘而道不足，故功成名遂，身退而心終不能自放者乎？使勾踐有大度，能始終

用蠡亦非清淨無為以老於越者也吾故曰蠡亦
 烏喙也曾仲連既退秦軍平原君欲封連以千金為壽連笑
秦將聞之却軍五曰所貴於天下士者為人排難解紛而無所取也即
十里遂引而去有取是商賈之事連不忍為也遂去終身不復見逃
 隱於海上曰吾與富貴而誦於人寧貧賤而輕世肆
 志焉使范蠡之去如仲連則去聖人不遠矣嗚呼春
 秋以來用捨進退未有如蠡之全者也而不足於此
 吾是以累歎而深悲焉

伍子胥論

子胥去楚事吳吳王夫差與越王勾踐戰大敗之太宰嚭數受越賂日夜

為言於吳王王信之子胥諫不聽賜劍而死

蘧軾

楚平王既殺伍奢子胥伍尚子胥而伍子胥亡入吳
 事吳王闔閭及楚平王卒子昭王立後子胥與孫武
 與兵及唐蔡伐楚夾漢水而陣楚大敗於是吳王乘
 勝而前五戰遂至郢楚昭王出亡吳兵入郢子胥求
 昭王既不得乃掘平王墓出其尸鞭之三百以報父
 兄之讐蘧子曰子胥種皆人傑而揚雄
姓范種曰士也欲以區區之學瑕玼此三人者以三諫不去
 鞭尸藉館揚子註云君舍君之室大夫舍大夫之室
子胥鞭平王之尸然後已藉館舍室也各

舍楚君大為子昏之罪以不疆諫勾踐而棲之會稽

夫之室或問揚子子昏種蠶孰賢曰昏也俾吳

為種蠶之過作亂破楚入郢鞭尸藉館皆不由德謀

越諫齊不式不能去卒服之種蠶不強諫而山棲俾

其君諫社稷之靈而章僕又終弊吳賢皆不足破也

至蠶策種而雄聞古有三諫當去之說即欲以律天

下土豈不陋哉三諫而去為人臣交淺者言也如宮

之奇晉荀息假道於虞伐魏之洩治陳靈公大乃可

耳至如子昏吳之宗臣與國存亡者也去將安往哉

百諫不聽繼之以死可也孔子去魯未嘗一諫又安

用三父受誅子復讐禮也生則斬首死則鞭尸發其

至痛無所擇也是以昔之君子皆哀而恕之雄獨非

人子乎至於藉館闔閭與羣臣之罪非子昏意也勾

踐困於會稽乃能用一子若先戰而疆諫以死之則

雄又當以子昏之罪罪之矣

孫武論以兵法事吳王闔廬為將顯名諸侯 蘓軾

夫武戰國之將也知為吳慮而已矣是故以將用之

則可以君用之則不可今其書十三篇小至部曲營

壘芻糧器械之間而大不過於攻城拔國用間之際

蓋亦盡於此矣天子之兵天下之勢武未及也其書

曰將能而君不御者勝為君而言者有此而已竊以

為天子之兵莫大於御將天下之勢莫大於使天下

樂戰而不好戰夫天下之惡不在於寇賊亦不在於敵國患在於將帥之不力而以寇賊敵國之勢內邀其君是故將帥多而敵國愈疆兵加而寇賊愈堅敵國愈疆而寇賊愈堅則將帥之權愈重將帥之權愈重則爵賞不得不加夫如此則是盜賊為君之患而將帥利之敵國為君之讐而將帥業之舉百倍之勢而立毫芒之功以藉其口而邀利於其上如此而天下不亡者特有所待耳昔唐之亂始於明皇自肅宗復兩京而不能乘勝並力盡取河北之盜肅宗元年與回紇葉護郭子儀等克復東廣平王傲德宗收潞博幾定魏京安慶緒奔河北上入西京

地而不能斬田悅於孤窮之中德宗詔馬燧等討田悅戰于臨洛天破之

後田悅稱天下都元帥至於憲宗天下畧平矣而其餘孽之存

者終不能盡去夫唐之所以屢興而終莫之振者何

也將帥之臣養寇以自封也故曰天子之兵莫大於

御將御將之術開之以其所利而授之以其所忌如

良醫之用藥烏喙蜈蚣皆得自效於前而不敢肆其

毒何者授之以其所畏也憲宗將討劉闢以為非高

崇文則莫可用而劉潼者崇文之所忌也故告之曰

闢之不克將瀧實汝代是以崇文決戰不旋踵擒劉

闢憲宗討劉闢而難用兵杜黃裳曰高崇文勇略可

用願以軍事委之勿置監軍闢必可擒上從之崇

文

文果擒劉闢此天子御將之法也夫使天下樂戰而
送京師斬之不好戰者何也天下不樂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危好
戰則不可與從事於安昔秦人之法使吏士自為戰
戰勝而利歸於民所得於敵者即以有之使民之所
以養生送死者非殺敵無由取也故其民以好戰并
天下而亦以亡夫始皇雖已墮名城殺豪傑銷鋒鏑
而民之好戰之心豈然其未已也是故不可與休息
而至於亡若夫王者之民要在於使之知愛其上而
使其敵使之知其上之所以驅之於戰者凡皆以為
我也也是以樂其戰而甘其死至於其戰也務勝敵而

而不務得財其賞也發公室而行之於廟使其利不
在於殺人是故其民不志於好戰夫然後可以作之
於安居之中而休之於爭奪之際可與安可與危而
不可與亂此天下之勢也

商君論 名鞅衛諸孽公公子好刑名之學入秦見
孝公公大用之至太子患主立車裂以

狗 蘇軾

商鞅用於秦變法定令行之十年秦民大悅道不拾
遺山無盜賊家給人足民勇於公戰怯於私鬪秦人
富疆天子致胙於孝公諸侯畢賀蘇子曰此皆戰國
之游士邪說詭論而司馬遷聞於大道取以為史吾

嘗以為遷有大罪二其先黃老後六經退處士進雄蓋其小小者取所謂大罪二則論商鞅桑弘羊之功也

史記太史公自序曰鞅去衛適秦能明其術疆

子以心計年十三侍中言利事自漢以來學者耻言

商鞅桑弘羊而世主世上獨甘心焉皆陽諱其名而

陰用其實甚者則名實皆宗之庶幾其成功此則司

馬遷之罪也秦固天下之疆國而孝公亦有志之君

也修其政刑十年不為聲色畋游之所敗雖微商鞅

有不富疆乎秦之所以富疆者孝公務本力穡之效

非執流血刻骨之功也謂執用刑而秦之所以見疾

於民如豺狼毒藥一夫作難而子孫無遺種則執實

使之至於桑弘羊才穿窬之智無足言者而

遷稱之曰不加賦而上用足善乎司馬光之言也曰

天下安有此理天地所生財貨百物止有此數不在

民則在官譬如雨澤夏澇則秋旱不加賦而上用足

不過設法陰奪其民其害甚於加賦也二子之名在

天下者如蛆蠅糞穢也言之則汚口舌書之則汚簡

牘一子之術用於世者滅國殘民覆族亡軀者相踵

也而世主獨甘心焉何哉樂其言之便已也夫堯舜

禹世主之父師也諫臣拂士世主之藥石也恭敬慈

儉勤勞憂畏世主之繩約也今使世主日臨父師而親藥石履繩約非其所樂也故為商鞅桑弘羊之術者必先鄙堯舜而陋禹也日所謂賢王者專以天下適已而已此世主之所以人人甘心而不悟也世有食鍾乳烏喙而縱酒色以求長年者蓋始於何晏晏少而富貴故服寒食散以濟其欲無足怪者彼其所為足以殺身滅族者日相繼也得死於寒食散豈不幸哉魏何晏時豪貴尚主好色嘗曰服五石散非唯治病亦覺神明開朗劉孝標曰寒食散論云寒食散之方雖出漢代而用之者寡靡有傳焉魏尚書何晏首獲神效由是大行於世服者相尋也王世懋曰六朝貴族每病輒云散動以為佳佳而吾獨往死而不悟蓋金石之毒也晏實始作偏

何為效之世之服寒食散疽背嘔血者相踵也用商鞅桑弘羊之術破國亡宗者皆是也然而終不悟者樂其言之美便而忘其禍之慘烈也

商君論

陳師道

士之為善終其身則善不勝言也其為惡也亦然故君子論其大焉以先王之法義而議公孫鞅之行治莫非罪也而論其大者有四焉鞅之術屠也政其具也故政不行則屠秦之民政行則屠諸侯之民去殺則無行焉夫愛人者人愛之惡人者人惡之則屠人者人豈忘之哉而又導之以殺驅之以戰則民知殺

而已懷殺入之心，搽殺入之具，以事其上，其不亡者
昔未有也，故其利足以兼諸侯，而其禍亦以亡秦。此
所謂白晝而攫金者也。金則得矣，而身隨之，愚者不
為也。鞅之亡秦，其罪一也。政以保民也，而殺以行政，
化以革姦也，而姦以成俗，用秦之民如牛羊，然市無
完人道，有流血，鞅之賊民，其罪二也。君不患不善，而
患無其志，志者適道之源也。孝公雖未善，抑有志矣，
因其志而導之，猶順流而下也。而鞅損而小之，蔽其
良心，逢以桀惡，百世之後，名為暴君，談者不置鞅之
賊君，其罪三也。鞅誠用趙良之言，捐國去位，興賢以

易政作德，以變俗，豈徒安秦，所以安其身也。

趙良見

書曰：恃德者昌，恃力者亡。君之危若朝露，尚將欲延
年益壽乎？則何不歸十五都，灌園於鄙，勸秦王顯嚴
穴之士，養老存孤，敬父兄，序有功，尊有德，可以少安。
君尚將營商於之，富寵秦國之教，畜百姓之怨，秦王
一旦指宿怨，而不立朝，秦國之所以收君，狗已怙終
者，豈其微哉！亡可翹足而待，商君弗從。
卒車裂之。孝公卒，惠王立車裂，以徇曰：鞅之亡身，其
罪四也。夫四罪者，人有一，王者之法，不待教而誅
而鞅具之，耶是故秦霸者之罪人，而鞅秦之罪人也。
始鞅之說孝公以王道而不用也，說者謂鞅捨已從
人苟合者也是不然。夫懷璧以適市，其價百萬而償
以萬，則晉者不售也。若石則售之矣，鞅之所以懷石

也而市之玉耳故其價易當也王者之法政以成天下之務者所以治也故曰如有用我者春月而已三年有成王道之始也成天下之俗者所以安也故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王道之終也而鞅以謂王者之効不及其身數千百年而後見其不知也明矣夫王帝皇者古今之異號耳而鞅以謂有帝道焉有王道焉其陋甚矣而始說之以王道者豈小人心欲有所用乎上以探主之意又以堅其意下以引就其說又以拒人之說也則聽之者可不察乎夫孝公之用鞅也以國聽命以身受教威福並立而不忌朝無

公臣而不疑刑及骨肉而不怒太子犯法鞅刑其傅公子虔黜其師公子孫

賈鞅相秦十年宗室貴戚多怨望者毀者通國而不奪故鞅得終其

術可謂善用矣以用鞅之道而用賢其王可立而待

也當是之時子車在郤漢書註云孟軻字子車子休在

楚莊周字子休宋人嘗釣於濮水之上楚王迎之不仕不為無賢也遠者有所

不知而趙良之近而又不知可不惜哉是故有國者

不患不能用人而患乎不知人也

讀孟嘗君傳

名文姓田齊廢公子也招致賓客食客常數千人秦昭王忌其賢囚欲殺之孟嘗君使抵昭王幸姬求解姬曰妾願得君狐白裘此時孟嘗君有一狐白裘天下無雙已獻之昭王無他表孟嘗君患之客有

能為狗盜者夜為狗入秦宮藏中取而至以獻姬姬為言王王釋之即馳去夜半至關關法雞鳴出客孟嘗君恐追至客有能為雞鳴而雞盡鳴遂發傳出

王安石

世皆稱孟嘗君能得士士以故歸之而卒賴其力以脫於虎豹之秦嗟乎孟嘗君特雞鳴狗盜之雄耳豈足以言得士不然擅齊之強得一士焉宜可以南面而制秦尚何取雞鳴狗盜之力哉夫雞鳴狗盜之出其門此士之所以不至也

樂毅論

齊湣王伐燕大敗之燕昭王未嘗忘報齊而力不能制屈身下士以毅為亞卿以容禮待之當是時齊敗楚摧三言與秦爭為帝湣王自矜百姓弗堪燕昭王

以毅為上將軍伐齊遂下齊七十餘城以屬燕獨莒即墨未服會昭王死子惠王立嘗不快於毅於是齊田單縱反間於燕王固疑毅使騎劫代將而召毅毅畏誅而降趙田單遂破騎劫盡得齊城惠王悔使人讓毅且謝之於是毅子樂間為昌國君毅伴來復通燕

蘇軾

自知其可以王而王者三王也自知其不可以王而霸者五霸也或者之論曰圖王不成其弊猶可以霸嗚呼使齊相晉文而行湯武之事將求亡之不暇雖欲霸可得乎夫王道者不可以小用也大用則王小用則亡昔者徐偃王義周穆王恐命造父伐之徐不忍圖其民走武原山下百姓從者萬餘家宋襄公事前嘗行仁義矣然終

以亡其身喪其國者何哉其所施者未足以充其所
 求也故夫有可以得天下之道而無取天下之心乃
 可與言王矣范蠡留侯張良雖非湯武之佐然亦可謂
 剛毅果敢卓然不惑而能有所必為者也觀吳王困
 於姑蘓之上而求哀請命于勾踐勾踐欲赦之彼范
 蠡者獨以為不可援釋進兵卒刎其頸項藉之解而
 東高帝亦欲罷兵歸國留侯諫曰此天亡也急擊勿
 失此一人者以為區區之仁義不足以易吾之大計
 也嗟夫樂毅戰國之雄未知大道而竊嘗聞之則足
 以亡其身而已矣論者以為燕惠王不肖用反間以

騎劫代將卒走樂生此其所以無成者出於不幸而
 非用兵之罪然當時使昭王尚在反間不得行樂毅
 終亦必敗何者燕之并齊非秦楚二國之利今以百
 萬之師攻兩城即墨之殘寇而數歲不決師老于外
 此必有乘其虛者矣諸侯乘之于內齊擊之于外當
 此時雖太公望穰苴姓司馬不能無敗然樂毅以百倍
 之衆數歲而不能下兩城者非其智力不足蓋欲以
 仁義服齊之民故不忍急攻而至於此也夫以齊人
 苦潘王之強暴樂毅苟退而休兵治其政令寬其賦
 役反其田里安其老幼使齊人無復鬪志則田單者

獨誰與戰哉奈何以百萬之師相持而不決此固所以使齊人得徐而為之謀也當戰國時兵疆相吞者豈獨在我以燕齊之衆壓其城而急攻之可滅此而後食其誰曰不可嗚呼彼王則王不王則審所處無使兩失焉而為天下笑也

侯嬴論

秦昭王破趙軍魏公子信陵君姬為趙王弟平原君夫人趙數遺書請救於魏魏使將軍晉鄙救趙秦告魏曰諸侯救者拔趙殺擊之魏恐止晉鄙軍趙讓魏公子公子患之請魏王王畏秦不聽公子計赴秦軍與趙俱死行過管所厚待夷門隱士侯嬴謀之嬴曰晉鄙兵符在王卧内而如姬最幸出入王卧内力能竊之則得虎符奪晉鄙軍救趙却秦救以竊符之術公子從其計而得符皆嬴

日晉鄙嘖嘖宿將恐不殺兵嬴曰臣客朱亥力士可與俱公子請朱亥朱亥笑曰臣乃市井鼓力屠者公子有急效命之秋也遂與公子行公子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疑之欲無聽朱亥袖四十斤鐵椎推殺晉鄙公子遂將晉鄙軍擊秦救趙嬴約公子自刎

鄒浩

語有之曰夏則資皮冬則資絺夫皮豈當暑之急而絺豈禦寒之具哉益無事而備之者所以待有事也是以昔之君子有氣身海濱日以漁釣為事淡若忘情於世者及投竿而起論天下之務如此則治不如此則亂如此則安不如此則危累數十萬言皆古今之秘策興王之所汲汲未獲者也故其功名卒與日

月俱而莫之朽，彼侯嬴者豈亦有得於此歟？何其謀奪魏兵，談笑而魏如探囊中物，耶夫虎符所在至深，至密，所謂如姬者亦未必知其處也。况敵國國人諸大夫左右乎？而嬴獨何以知之？晉鄙嘖嘖謂多詞宿句也將提十萬兵之衆，抄闕外功罪未決，而信陵遽以單車至，其不肯授兵，萬萬無疑矣。願朱亥之賢殆非荆卿所擬，固足以辨大事，方且陸沈於鼓力之肆，舉國莫知也。而嬴獨何以知之？嬴既無數家射覆隱其事使人射料所覆掩者也覆音浮上聲，占候之術以探賸而索隱，徒以抱關之賤謀奪其兵，以成信陵之高義，有

惑歟？蓋可以死而死，義以成仁，者也不死則無勇，不可以死而不死，仁以成義，者也必死則傷勇，嬴於是二者不為管仲之不死齊桓公殺公子糾，管仲不死，就囚，而必為田光之必死燕太子丹聞田光之賢，願與之交，圖國事，光辭因薦荆卿，太子曰：先生勿泄，光曰：諾。出而歎曰：夫為行而使人疑之，非節俠也。遂自刎，以明其不言。果何謂哉！且士之所以不能有所為於世者，有物以累之也。死生亦大矣，而嬴不以動其心，以之有為烏往而不暇？奈何功名分止此耳。嗚呼！其戰國之奇士而名教之罪人乎？

子思論不 藉軾

昔者夫子之文章非有意於文，是以未嘗立論也。所

史記語金卷三
可得而言者唯其歸於至當斯以爲聖人而已矣夫
子之道可由而不可知可言而不可議此其不爭僞
區區之論以闕是非之端是以獨得不廢以與天下
後世爲仁義禮樂之主夫子既設諸子之欲爲書以
傳於後世者其意皆存乎爲文汲汲乎惟恐其泯沒
而莫吾知也是故皆喜立論論立而爭起自孟子之
後至于荀卿揚雄皆務爲相攻之說其餘不足數者
紛紛於天下嗚呼夫子之道不幸而有老聃莊周楊
朱墨翟田駢慎到申不害韓非之徒各持其私說以
攻乎其外天下力將惑之而未知其所適從奈何其

弟子門人又內自相攻而不決千載之後學者愈衆
而夫子之道益晦而不明者由此之故歟昔三子孟荀揚
揚揚之爭起於孟子孟子曰人之性善是以荀子曰人
之性惡而揚子又曰人之性善惡混孟子既已據其
善是故荀子不得不出於惡人之性有善惡而已一
子既已據之是以揚子亦不得不出於善惡混也爲
論不求其精而務以爲異於人則紛紛之說未可以
知其所止且夫夫子未嘗言性也蓋亦嘗言之矣未
有必然之論也孟子之所謂性善者皆出於其師子
思之書子思之書皆聖人之微言篤論孟子得之而

不善用之能言其道而不知其所以為言之名舉天下之大而必之以性善之論昭昭乎自以為的於天下使天下之過者莫不欲援弓而射之故夫一手之為異論者皆孟子之過也若夫子思之論則不然曰夫婦之愚可以與知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夫婦之不肖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能焉聖人之道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造端乎夫婦之所能行是以天下無不可學而極乎聖人之所不能知是以學者不知其所窮夫如是則則隱足以為仁而仁不止於則

隱羞惡足以為義而義不止於羞惡此不亦孟子之所以為性善之論歟子思論聖人之道出於天下之所能行而孟子論天下之人皆可以行聖人之道此無以異者而子思取必於聖人之道孟子取必於天下之人故夫後世之異議皆出於孟子而子思之論天下同是而莫或非焉然後知子思之善為論也

孟軻論

蘇軾

昔者仲尼自衛反魯網羅三代之舊聞益經禮二百曲禮二千終年不能究其說夫子謂子貢曰賜爾以吾為多學而識之者與非也予一以貫之天下苦其

難而莫之能用也不知夫子之有以貫之也是故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之法度禮樂刑政與當世之賢人君子百家之書百工之技藝九州之內四海之外九夷八蠻之事荒忽誕謾而不可考者雜然皆列于胸中而有卓然不可亂者此固有以一之也是以博學而不亂深思而不惑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蓋嘗求之於六經至於詩與春秋之際而後知聖人之道始終本末各有條理夫王化之本始於天下之易行天下固知有父子也父子不相賊而足以爲孝矣天下固知有兄弟也兄弟不相奪而足以爲悌矣

孝悌足而王道備此固非有深遠而難見勤苦而難行者也故詩之爲教也使人歌舞侏樂無所不至要在於不失正焉而已矣雖然聖人固有所其畏也一失容者禮之所由廢也一失言者義之所由亡也君臣之相攘上下之相殘天下大亂未嘗不始於此道是故春秋力爭於毫釐之間而深明乎疑似之際截然其有所必不可爲也不觀於詩無以見王道之易不觀於春秋無以知王政之難自孔子沒諸子各以所聞著書而皆不得其源流故其言無有統要若孟子子可謂深於詩而長於春秋者矣其道始於至粗而

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而毫釐有所必計至
寬而不可犯至密而可樂者此其中必有所守而後
世或未之見也且孟子嘗有言矣人能充其無欲害
人之心而仁不可勝用也人能充其無欲為穿窬之
心而義不可勝用也士未可以言而言是以言飾之
也可以言而不言是以不言飾之也是皆穿窬之類
也唯其不為穿窬也而義至於不可勝用唯其未可
以言而言可以言而不言也而其罪遂至於穿窬故
曰其道始於至粗而極於至精充乎天地放乎四海
而毫釐有所必計嗚呼此其所以為孟子歟後之觀

子孟子者無觀之他亦觀諸此而已矣

讀荀

荀卿齊襄王時人避讒適楚春申君以為
蘭陵令春申君死而荀卿廢著書數萬言
其非十一子篇以子弓並孔子謂子思子孟
軻法先王而不知其統性惡篇人之性惡
禮義生於聖人之偽此等
之言皆後世諸儒所論歟

韓愈

始吾讀孟軻書然後知孔子之道尊聖人之道易行
王易王霸易霸也以爲孔子之徒沒尊聖人者孟氏
而已晚得揚雄書益尊信孟氏因雄書而孟氏益尊
則雄者亦聖人之徒歟聖人之道不傳于世周之衰
好事者各以其說干時君紛紛藉藉相亂六經與百

史記卷之三
家之說錯雜然老師大儒猶在火于秦黃老于漢其
存而醇者孟軻氏而止耳揚雄氏而止耳及得荀氏
書於是又知有荀氏者也考其辭時若不粹要其歸
與孔子異者鮮矣柳猶在軻雄之間乎孔子刪詩書
筆削春秋合於道者著之離於道者黜去之故詩書
春秋無疵余欲削荀子之不合者附于聖人之籍亦
孔子之志歟孟氏醇乎醇者也荀與揚太醇而小疵
程明道云荀子才高而其言多過于雲
才短而其言多失然皆未免夫駁者也

荀卿論

蘇軾

學讀孔子世家觀其言語文章循循莫不有規矩不

敢放言高論言必稱先王然後知聖人憂天下之深
也茫乎不知其畔岸而非遠也浩乎不知其津涯而
非深也其所言者匹夫匹婦之所共知而所行者聖
人有所不能盡也嗚呼是亦足矣使後世有能盡吾
說者雖為聖人無難而不能者不失為寡過而已矣
子路之勇子貢之辨冉有之智此三者皆天下之所
謂難能而可貴者也然三子者每不為夫子之所悅
顏淵默然不見其所能若無以異於眾人者而夫子
亟稱之且失學聖人者豈必其言之云爾哉亦觀其
意之所嚮而已夫子以為後世必有不足行其說者

矣必有竊其說而為不義者矣是故其言平易正直
 而不敢為非常可喜之論要在於不可易也昔者常
 怪李斯事荀卿既而焚滅其書大變古先聖王之法
 於其師之道不啻若寇讎及今觀荀卿之書然後知
 李斯之所以事秦者皆出於荀卿而不足怪也荀卿
 者喜為異說而不讓敢為高論而不顧者也其言愚
 人之所驚小人之所喜也子思孟軻世之所謂賢人
 君子也荀卿獨曰亂天下者子思孟軻也天下之人
 如此其衆也仁人義士如此其多也荀卿獨曰人性
 惡桀紂性也堯舜偽也由是觀之意其為人必也剛

懷不遜而自許太過彼李斯者又特甚者耳今夫小
 人之為不善猶必有所顧忌是以夏商之亡桀紂之
 殘暴而先王之法度禮樂刑政猶未至於絕滅而不
 可考者是桀紂猶有所存而不敢盡廢也彼李斯者
 獨能奮而不顧焚燒夫子之六經烹滅三代之諸侯
 破壞周公之井田此亦必有所恃者矣彼見其師歷
 識天下之賢人自是其愚以為古先聖王皆無足法
 者不知荀卿特以快一時之論而荀卿亦不知其禍
 之至於此也其父殺人報仇其子必且行劫荀卿明
 王道述禮樂而李斯以其學亂天下其高談異論有

以激之也孔孟之論未嘗異也而天下卒無有及者苟天下果無有及者則尚安以求異為哉

責荀

賈同

荀况死舊矣其言存于書亦聖人仁義禮樂之談也然其作非十一子篇則它書魏牟首之陳仲史繼次之墨翟宋鈞又次之慎到田駢又次之惠施鄧析又次之而子思孟軻亦未其數為十一焉而各序其道於下謂子思孟軻則曰略法先王而不知其統然猶然字上有猶字而才極荀子作劇志大聞見雜博案往舊註猶然舒遲貌荀子僻字而無類幽隱而道荀子僻字說謂之五行甚僻荀子僻字下有違字

無說閉約而不解案飾其辭而祇敬之曰此先君子

之言也子思唱之孟軻和之世俗之講師荀子作溝猶註溝讀

為拘愚也猶猶豫也替儒嚶嚶然喧踴不知其所非也遂受而

傳之以為仲尼子游為茲厚于後世是則子思孟軻

之罪也又序其後以為道之正者曰仲尼子弓之義

以務息十一子說如是而天下之害除仁人之事畢

矣其處子思孟軻也何如是之無謂乎今禮記中庸

之篇存者子思之述也今孟子十四篇者孟軻之述

也其言道則孔氏而下未有似之者也今以荀之書

比之而又出其後則庶幾學之未能似之微得其具

體矣故唐韓愈俱儕之揚子雲而已今反其若是吾甚見其無謂也又上十二子為六偶者咸均道而言之也則子弓者又道均于仲尼乎豈有聖人如仲尼而獨言不垂于後世事不顯于當時乎何仲尼之徒未嘗稱之而泯滅若是乎此又甚無謂也且夫仲尼之道孟軻學而行之吾謂未有能出之者也而荀亦以學仲尼之道而反以孟比十子為十二而後云云此所謂是堯而非舜者也荀非舜則堯亦未足信矣而曰仲尼子弓者吾不知子弓者何如人也而荀謂仲尼者何如人也噫吾觀此是吾不信荀也故作責

荀以示來者

韓非論

韓非者韓之諸公子喜刑名法術之學其歸本於黃老與李斯俱事荀卿著書十餘萬言終死于秦

蘓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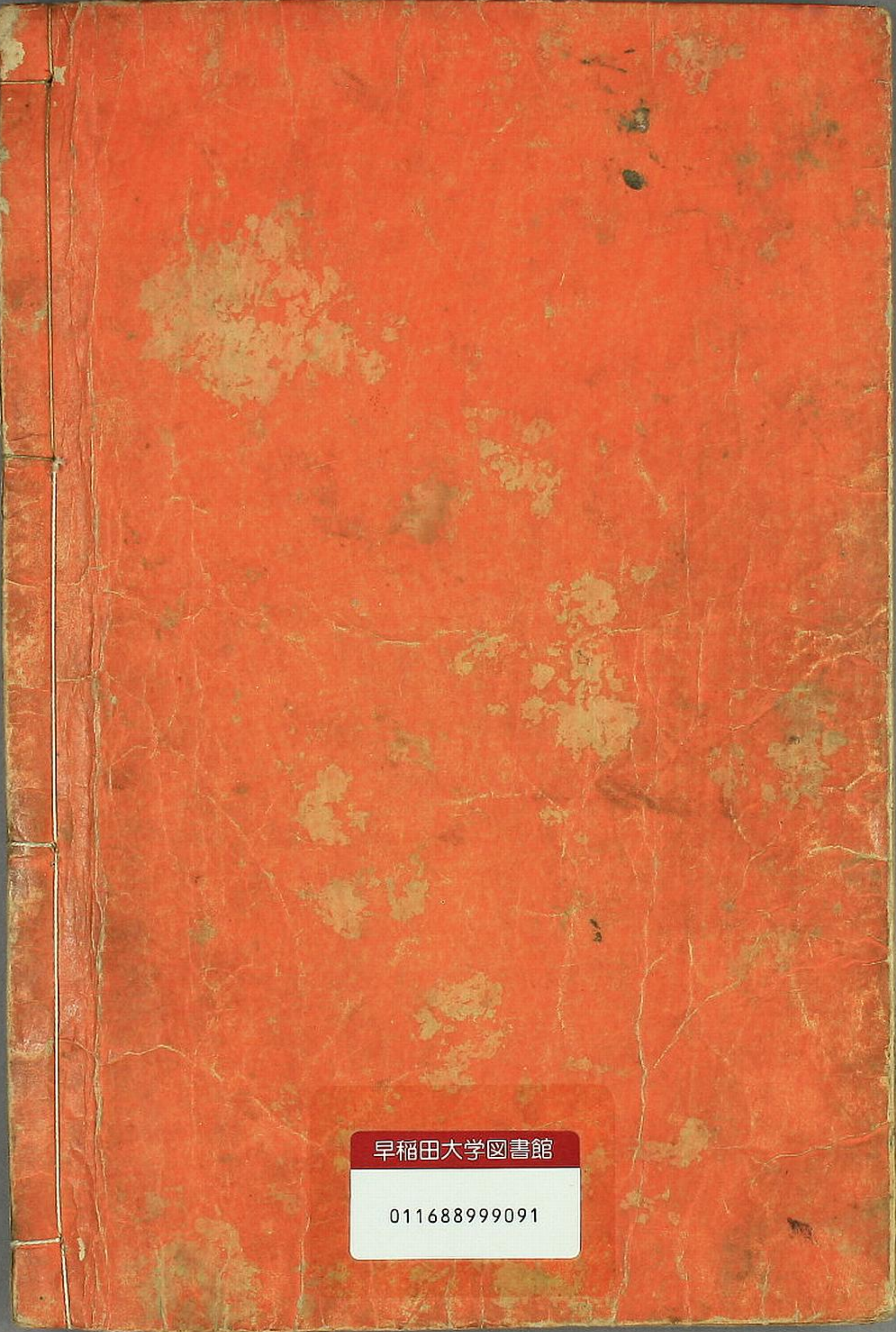
聖人之所為惡夫異端盡力而排之者非異端之能亂天下而天下之亂所由出也昔周之衰有老聃莊周列禦寇之徒更為虛無淡泊之言而治其猖狂浮游之說紛紜顛倒而卒歸於無有由其道者蕩然莫得其當是以忘乎富貴之樂而齊乎死生之分此不得志於天下高世遠舉之人所以放心而無憂雖非聖人之道而其用意固亦無惡於天下自老聃之死

百餘年有商鞅韓非著書言治天下無若刑名之賢
 及秦用之終於勝陳姓廣吳姓之亂教化不足而法有餘
 秦以不祀而天下被其毒後世之學者知申韓之罪
 而不知老聃莊周之使然何者仁義之道起於夫婦
 父子兄弟相愛之間而禮法刑政之原出於君臣上
 下相忌之際相愛則有所不忍相忌則有所不敢不
 敢與不忍之心合而後聖人之道得存乎其中今老
 聃莊周論君臣父子之間汎汎乎若萍游於江湖而
 適相值也夫是以父不足愛而君不足忌不忌其君
 不愛其父則仁不足以懷義不足以勸禮樂不足以

化此四者皆不足用而欲置天下於無有天無有豈
 誠足以治天下哉商鞅韓非求為其說而不得其
 所以輕天下而齊萬物之術是以敢為殘忍而無疑
 今夫不忍殺人而不足以為仁而仁亦不足以治民
 則是殺人不足以為不仁而不仁亦不足以亂天下
 如是則舉天下唯吾之所為刀鋸斧鉞何施而不可
 昔者夫子未嘗一日易其言雖天下之小物亦莫不
 有所畏今其視天下耻然若不足為者此其所以輕
 殺人歟太史遷曰申子卑卑自勉勵之意施於名實韓子
 引繩墨切事情明是非其極慘嚴也息皆原於道德

言老莊之意當讀而思之，事固有不相謀而相感者。
莊老之後，其禍為申韓，由三代之衰，至於今，凡所以
亂聖人之道者，其弊固已多矣。而未知其所終奈何，
其不為之所也。

唐宋名家歷代史論奇鈔卷之二終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9091